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PDG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曾文正公選

經史百家雜鈔

計十冊

一元八角

吾國文章 鉅觀自姚 氏古文辭 類纂外必 推曾氏經 史百家雜 鈔全書分 十一類每 類皆以經 史冠其端 與姚氏微 有異同既 讀古文辭 類纂者更 讀是書則 眼界愈拓 派別愈明

經史百家簡編

裝訂二冊

三角五分

是書即文 正公于經 史百家雜 鈔中擇其 尤者得四 十八首錄 爲簡本以 貽其弟忠 襄公者並 爲分別節 次正其謬 誤挈其精 華雖爲文 不多而篇 篇精要尤 爲初學作 文之津梁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船山讀通鑑論

洋裝十冊

定價八角

是書就船山 遺書本中抽 出由本館精 校付印先生 當明季之末 憂時慨世別 有懷抱故其 論史別具隻 眼文筆尤縱 橫豪宕卓然 成家凡文章 家及歷史家 苟瀏覽一過 其增長學識 當必不少也

林紓評選船山史論

裝訂二冊

定價四角

船山史論一 書評隨史事 頗具眼光文 字亦縱橫可 喜林琴南先 生在京師主 講多年曾撰 史論之尤佳 者彙爲一編 詳加批評並 附案語或補 王氏所未及 或切現今之 時勢尤爲治 文學論史事 者之模範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三

宋

太宗皇帝

〔乙未〕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帝以壬元御乾元門樓觀燈

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契丹寇府州永安節度使折御卿擊敗之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萬騎

誘党項塙克拉木

党項別稱作勒浪今改正

等族自振武入寇御卿邀擊敗之于子河

汧

在蔚州府谷縣境

塙克拉木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浩里

舊作舍利今改正

等德

威僅以身免

夏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責

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

呂蒙正史不載而朱子錄采言然必秉公正之心絕偏私之見然無弊否則之人才羅爲私人始則桃李邀譽後且立黨分門多坐未造門多坐此病河漢之取契丹深恥之故攻府州以圖復雄州近遼境其鈔掠易經其引騎不盡由當不盡由於承承承承揭提承承州民亦以

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竦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謂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各分門類及朝廷用人即取之袋中故所用皆當至是罷相判河南

以呂端同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趙鎔知樞密院事初帝欲相端或曰

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

慮與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同升

政事堂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學所建明一旦內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爲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尙苦學

江東士人之冠也蓋見龍遇泊初爲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爲準規畫準心伏以兄事之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準之愈善政事一決于準無所參預惟事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

契丹寇雄州何承矩禦却之承矩條子河漢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

丹謀知魏忿將襲取承矩以雪恥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

暉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敗走帝聞虜入寇之由謂承矩輕脫生事失

守禦體罷之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后疾甚遷于故燕國長

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舍諡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

輕率此宗事
諒非太昭
實錄或當
時因德不
廷美死種
得其死說
官家飾之
耳以汚讎

呂端請襲
平夏以解
靈武之圍
自是上策
即此可見
其大事不

遂帥衆攻府州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
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
安可棄士卒自便死于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
兩全言訖泣下翌日卒詔以其子惟正知府州事

〔丙申〕

二年春二月以太祖孫惟吉

字國祥德昭長子

爲閬州觀察使

太祖崩時惟

吉裁六歲帝卽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

午膳也周禮疏王朝食日中食夕食爲三時食中食義蓋本此

太平興國

八年始出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閬州觀察使凡邸第

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

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

初帝令洛苑使白守榮護芻粟四

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

亦曰博樂河在甯夏府靈州南北流入黃河

守榮衆潰運餉盡

爲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璨

字瞻

光彤之子

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圍靈武城中上表告急爲繼遷所得

遂頓兵不去

此宋史原文言若爲繼遷所獲續綱目刪去上表二字改下二句作使爲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似虛靈州爲繼遷所得者與史不合今改正

呂端請

發兵出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或

云盛夏涉旱海

在靈州東南趙珣曰盛夏清遠軍間並係沙漠俗謂之旱海

無水泉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

糊塗不獨
福甯不動
時而定大
色而動聲
計於頃刻
也於宗廟
知太不慊
矣人故之哲

帝不聽。即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

人 州

出慶范廷召

冀州 人

出延王

超

人 州

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

秋七月以陳靖

字道卿 化肅田人

爲京西勸農使未行而罷

帝務興農事詔有司

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乞先命大臣兼屯田制置令京東西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民耕作賜以牛種室器俟田成然後度田均稅量田授人約井田之制爲定法頒行天下乃詔靖爲勸農使皇甫選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陳恕亦以爲不可遂出靖知婺州而罷其法

寇準免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

及不相知者即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張洎揣知帝嫉準懼一旦同罷乃奏準誹謗帝益不悅會廣東轉運使康戡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于帝前帝因歎曰鼠雀尙知人意況人乎遂罷知鄧州

以丁惟清知西涼府

宋初以涼州爲西涼府後沒于夏

涼州久不內屬

唐廣德初州陷吐蕃咸通中收復旋即荒廢後唐長興四年置

後孫超遣使求旌節詔拜超節度使至後周顯德中復絕于中國

至是請帥從之

八月李繼隆副將范廷召遇李繼遷于烏白池

鹽池也在雷夏府靈州東南元和志鹽州五原縣有烏白二池出鹽卽此

擊敗之繼隆不見虜而還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

和

字周叔

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

注見前

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

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

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廷召與王超至烏白

池與賊遇時虜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

字元翰

年十七爲先鋒請乘

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

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廷召等大小數十戰雖頗克

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禽賊

九月秦晉諸州地震

大有年

〔丁酉〕三年春正月張洎罷

洎性險詖巧于將順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

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爲學士帝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覆轍卿言過矣

洎慚而退至是以病罷尋卒

葬孝章皇后

葬永昌陵北

自后崩至是踰三年而始克葬

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

兩浙福建川峽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三月帝崩太子恆卽位

是爲眞宗

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

參知政事李昌齡

至道二年參知政事

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及帝崩皇后

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

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

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甯殿卽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

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夏四月尊皇后爲皇太后赦

以李至李沆參知政事

五月李昌齡有罪貶忠武

軍名注見前

行軍司馬

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昌齡爲

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爲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州

唐置今爲府屬廣西

立郭氏之守文女爲皇后

六月追復涪王廷美為秦王復封兄元佐為楚王

錢若水請罷許之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

正罷又曰蒙正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

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

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為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

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字子明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冬十月葬永熙陵在河南府鞏縣永昌陵西史臣曰太宗沈謀英斷勤儉自勵閭閻農事考成牧恤

年而改元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
宋后之不威喪後世不能無感焉

十二月追尊母李氏真定人防禦使英之女為皇太后帝生母也太宗時封夫人尋

薨帝即位追封賢妃又進上尊號諡曰元德

李繼遷請降以為定難節度使復姓名趙保吉繼遷表求蕃任帝雖察

其變詐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靜州五代時以唐靜邊州置故城在今綏德州米脂縣

縣與之張浦亦遣還

真宗皇帝

〔戊戌〕咸平元年春正月彗星見詔求直言彗出營室注見前北呂端言應

既察其變詐則當正辭姑從所請假已足鉞亦何必復與以五州地使其自固日資以貽

無窮之患
是時在廷
如呂端李
沆輩尙不
乏一人何
聞一言建
白邪

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直一方邪詔求直言避殿減膳時田錫自知集

賢院出知秦州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詳以致兵謀未精國計未善帝嘉納之

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除天下逋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

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

字定國臨江新喻人

之言也

五月戊午朔日食

冬十月丙戌朔日食

呂端李至罷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

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宮廷陞峻特令梓人爲納陛至是以疾罷至

亦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使

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

字汝礪京兆鄭人

宋湜字持正長安人爲樞

密副使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常爲帝言皇王之道帝曰皇

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嘗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

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

字昌言宣城人

致堯

字正臣撫州南豐人

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奸邪難辨

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奸邪是也

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沈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沈沈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沈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墨之豈可效尤劉美人益州華陽人即劉后也

〔己亥〕二年春閏三月旱求直言轉運副使朱台符字拱正眉山人上疏言宜重

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帝優詔褒答之

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諡武惠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

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卽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璋字寶臣彬次子材器皆堪爲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彬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後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于途必引車避之

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守法度保功名爲宋良將第一

秋七月初給外任官職田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之悉免租稅

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讀講學士始此詔呂文仲楊徽之夏侯嶠字峻極潯州鉅野人爲侍

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設直廬于祕閣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詔尋

昺與杜鎬舒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李經論語爾雅義疏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舒雅字子正宣城人孫奭字宗古博平人

九月庚辰朔日食

冬十月契丹入寇都部署康保裔

河南洛陽人

與戰于瀛州死之十二月帝自將

禦契丹次于大名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

守將楊延朗

業之子

集衆登陴固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爲冰堅滑

不可上契丹乃引去掠祁趙邢洛州時眞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

冀州衡水人

擁步騎八萬餘畏懦不進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

道遣使督潛出兵會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鈴

轄張昭允

字仲季衛州人

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爲

援廷召復求援于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卽領兵赴之遇虜于瀛州會暮

約詰旦合戰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無苟免

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

歿焉

續綱目范廷召潛道保裔不之覺遂戰歿考宋史康保裔傳潛范廷召傳俱無廷召于瀛州潛道事眞宗紀潛等皆遠流不及廷召其無潛道事可知今依宋史改

契丹遂自

德棣濟河掠淄齊十二月帝親禦之以李沆爲東京留守命王超等督

先鋒示以戰圖遂次大名聞保裔死優詔賻之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

又聞諸將告急于潛潛不遣兵而有功者抑不以聞帝命王繼英

祥符人

傳潛總提重兵畏懦不進聞請戰則託其玩相詬其罪已浮于孫全

峽招安使李惠石普太原人李守倫並爲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

張齊賢以憂決濟集患以
意夫在多勞濟集
以丁夫在發勞濟
民力役在各減
省一偏而
執未得微
皆不知其
要固滋擾
派閭若量
問口食使
給作有資
工窮黎未
則不口藉
以防不倘
修有蟻潰
或虞所傷
之管負捷
奚彼時以
爲當盡計
但工吏不
幹多務而
于之斷寡
斷寡之

官正李繼昌

字世長
上黨人

等皆隸焉

知蜀州楊誠憲開均作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入益
州樊城北門與賊戰不敵而退復檄嘉州七州合兵再進軍于

州南十五里
鳴原以俟王師

帝至自大名。上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

字濟川
涇陽人

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其什六七。張齊

賢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

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

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北有胡寇。西有繼遷。兩

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

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

未讀通官判大理寺欲
得則正不圖者上曰王

濟近之即
以命濟

二月。以周瑩州景
人王繼英知樞密院事。王旦同知院事。初旦爲翰林學

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三月。戊寅朔。日食。

夏四月。太子太保呂端卒。

諡正

端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及疾篤。帝

親視之。端不能興。撫慰甚至。卒。贈司空。

辯可謂不
辯其本而
齊其末矣

六月以向敏中爲兩河宣撫大使。以大兵之後，特命重臣巡慰河北河

東，訪民疾苦。

冬十月，雷有終復益州。王均走死。先是有終等至益州，爲賊所敗。時都巡檢使張

恩鈞已復漢州，有終等進擊昇仙橋，賊開門，恩鈞有終等帥兵徑入伏，獲官軍悉殺。殺有終，緣藥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張恩鈞邢州沙河人，昇仙橋在成都縣北。退保漢州，旣而

賊由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均單騎還城，遂徹橋

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于城北，分遣將校攻城，東西南三面，賊出戰，屢

敗，日益消沮。至是有終等入城，均夜與其黨二萬餘突圍而遁，有終遣

楊懷忠追至富順監。宋置，今爲縣，屬敘州府。及之，均方在監署中，與蠻酋飲，其黨多

醉，不能枝梧，均乃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僭僞法物、旌旗、甲馬，甚衆，禽其

黨六千餘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而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以翰林學

士王欽若知制誥梁顥。字太素，鄆州項城人。往安撫之。

十一月，張齊賢免。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

坐免。

〔辛〕四年春二月，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

夏四月，回鶻來貢。願助討李繼遷。

靈武偏近西夏之邊足資以禦不待智者而大勢較然以孤懸也惟緒慮亦孤惟緒備聯絡以張倚角唇何齒寒徹亡齒自徹其藩籬邪當如衆論紛如惟輔臣所執尚合正理至楊億議主棄地意誠遷生畏李沆談學而歸免說亦不此靈州失

六月汰尤吏 天下凡汰尤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爲清

頒九經于州縣學校

秋八月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

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

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

決不可舍之以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

字大年
州浦城人

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

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莫若遣使密召諸將使部分軍

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

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

惟人心搖動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九月趙保吉反陷清遠軍

注見前

保吉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保吉都

部署楊瓊

汾州河
西人

擁兵不救城遂陷保吉勢益張大復攻定州

宋置故城在今
雷夏府新城縣

懷遠

後周縣宋爲鎮今
雷夏府雷夏縣是

又掠輜重至唐龍鎮

在雷夏
縣西南

副都部署曹璨以番兵邀

擊敗之